

4

第三卷

三月號

715

650

(2)

鐵流在西綫

蔣牧良 著 告 報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目 錄

解放宜昌之戰·····	一
何開泉·····	七
從武陵山脈到越城嶺·····	一五
耽擱一上午好生意·····	二一
解放芷江實錄·····	二五
苗家怎樣會關心咱們·····	二九
故事連篇·····	三三
鉄流在西綫·····	四三
通訊員·····	五五

解放宜昌之戰

一 艱苦的進軍

七月五日，解放軍一路從南漳出發，進入懸崖斷壁的荆山山脈時，正是酷暑的舊曆六月，又是山區的雨季。當戰士們穿山越壑，向着傾斜小路前進兩天以後，忽遇滂沱大雨。道路給山洪淹沒了，橋樑給漂走了，滿谷滿峽浮着一片汪洋的激流。泥濘又滑又深，有些田埂壓根兒就給馬匹踏成了泥潭，沒有道路可走。後續部隊得繞登危崖斷壁，才能超越前進。這裏是人烟稀少的地區，連小到像土地廟那樣的草屋也要走上半天才能看到。雨淋、饑渴、疲勞、泥濘、加上崎嶇不平的山路，但戰士們並不因為自然條件的困難而把行軍速度減低。一樣堅決地完成任務。

大雨時止時下，氣候變化無定，濕雲雖然把天空補綴得像件袈裟，但火球樣的太陽還老愛從雲縫裏探出頭來，燒灼着戰士們黝黑的皮膚。整個山區沒有一絲風，燒灼轉成了悶熱，連呼吸都像有些快要窒息了。戰士們的汗珠整天掛在下顎，衣服汗濕了又被曬乾。但爲了使鄂西的廣大人民從國民黨匪幫的水深火熱裏解放出來，戰士們忍受了一切苦難和折磨，從早到晚，都在一面張着大嘴喘氣，一面攀援着石崖前進。晚上，炊事員燃起了綿延不斷的篝火，給戰士們煮水充饑，馱着糧秣的馬匹有的蹶腿，有的掉掌，陷入泥濘無法前進，戰士們曾有三十個鐘頭全靠以水充饑。

蚊子特別的多，然而，由於過度的疲勞，他們仍舊鼾然入睡。有些沒有睡覺的戰士，就壓根兒沒把蚊子攔在眼裏。「有蚊子怕啥？咱們連子彈都不怕，還怕蚊子？今夜搭好這條橋，明兒好上東岸去。」這是共產黨員朱廷祥的話，其實他是一個正在吐血的瘦個子，臉皮就差點兒給蚊子咬腫，可是他還是那麼起勁，帶着四連的幾十位同志在整夜趕架橋樑。第二天一早，橋樑果然架好了，可是咆哮的山洪像發了瘋一般老向新橋沖擊，水勢越來越兇，一閃眼工夫，橋樑便給漂得不知去向，又得重新搭起。在部隊行進到三國時關羽被俘的迴馬坡時，地形更爲複雜，道路一會兒出現在河西，一會兒又出現在河東，戰士們

就只得解下裹腿，大家緊緊抓着，拉成一大長串，在一天工夫浮過三十九道河流。

二 奇襲鎮境山

爲了給予盤踞宜昌的宋匪希濂以嚴重打擊，解放軍某部領受了奇襲宜昌外圍的制高點鎮境山的任務。該部經過連續三百多里的泥濘跋涉後，真是萬分疲憊，可是一聽到能夠打上敵人，就渾身來了勁，一天工夫，穿過百二十里的崎嶇山道，第二天便穿插到築有縱深防禦工事的敵人腹心據點鎮境山了。

該部將突擊任務給了第一連，全連戰士都歡欣萬分，而且爭着要奪尖刀排。最後，連長命令副連長林雲帶着第一排主攻正面，第二排繞過左側迂迴鎮境山最高峯的地堡羣。

戰鬥開始時是十四日下午九點鐘。天上沒有星光，大地黝黑一片，一羣健壯的背影在幌了幾幌後，就消失在無邊的夜幕裏。二班班長張連華綽號叫小山東，領着戰士左海成、韓鉤蘭和共產黨員孫丙陽在摸索前進，在接近鎮境山的邊沿，還有一條水流，河面雖不很闊，水勢又急又深，是不能徒涉的。連長做個手式，很多黑影就在上下游測量了，除了針對着敵人的機關槍火力點的地方可以徒涉外，別處是無法過去的。百十個健兒堅決地執行

着自己的任務，頂着武器跳下水去，先到對岸的人，迅即佔領前進陣地，後續部隊馬上洩過水來，敵人一點沒有發覺。戰士們在敵人陣地上散開爬行，每個人睜着明亮的兩眼，緊緊盯着山腰裏那些地堡，什麼聲響也沒有。當小山東他們這些勇士沿着山脈向正面爬去，第二排的林君海、胡守地等也已繞過山脊消失在荊棘縱橫的山腰裏了。誰都壓住自己的呼吸，手向前爬，面對着敵人前進。離地堡羣祇有八十米、七十米、五十米了。當敵人的機槍響時，戰士們立即停止；當敵人的機槍不再叫時，他們又繼續前進。在勇士們接近敵人不到二十米的時候，副連長猛的站起叫了一聲「衝！」幾十條黑影就跟着縱身躍起，同時響起了各式槍彈和手榴彈的爆炸聲，一閃眼工夫，死寂的戰場變得那麼活躍了。每個地堡都在噴着火，敵人的江防砲在戰士們的頭上爆炸，可是誰也沒有稍停，直向敵人撲去。

小山東一伸脖子，蹬開雙腳就跳到了正面的地堡跟前，敏捷地把手榴彈送了進去，轟的一聲響，敵人的骸骨伴着水泥飛到了半空。「好，再來一個！」左海成叫着。可是這時副連長掛彩了，戰士們在敵人的兵艦及江防砲的猛烈轟擊下，也有了傷亡。一道熱流從各個共產黨員的脊梁上直騰到頂門，報仇的怒火和階級的仇恨同時燒灼了每個人的腦子。誰也沒有猶豫，咬咬牙像暴風雨似的衝向敵人。這時候可急壞了孫丙陽那個小黨員，他怕自

已立不了功，不管其他戰士是否跟上，獨個兒跳到了左邊的地堡上去。他扔出了手榴彈，可是沒有投進，反被敵人刺傷了右手，於是他就左手扳動衝鋒槍，右手一連扔出第三顆手榴彈後，敵人的機槍才不響了，他立刻跳進交通壕裏去，抓了大批的俘虜。

血戰在這個地堡羣圈裏進行着，向左側迂迴的第二排從上往下打，主攻的第一排從下往上打，這樣敵人和他們的美造兵艦就把槍彈、榴霰彈一齊向戰士們頭上打來。但是抵不住戰士們，無可倫比的英勇，準確的射擊與閃爍的刺刀，吓得頑抗的敵人紛紛繳槍投降。敵人一個營一剎那就被一連乾淨殲滅了。

宜昌守敵在喪失了制高點鐘境山後，狼狽滾出宜昌，渡江南逃，另路解放軍也日夜疾進佔領沙市、江陵，匪軍先後被殲達五千餘人，宋匪希濂所部遭受打擊最重的，是其第二軍的主力第九師，受到殲滅性的打擊。從此，解放軍打開了進軍湘西的道路，替今後解放西南各省奠下了一塊基石。

何開泉

何開泉，糊裏糊塗當了三年兵，也就是糊裏糊塗拚了三年命。到底爲什麼要打仗，命又是給誰拚？這些他都沒想過，也不知道要想。直到去年，他在公主嶺解放過來，才漸漸兒的明白了。於是他就懷喪得自己撾自己：

「老天爺，我怎麼這樣蠢囉！給別人抓了來，又給別人拚命打了三年仗。」

在剛剛解放的時候，指導員對着大家說：國民黨，就是窮人的死對頭，成天拿繩子細了他們送到北方來當砲灰，叫他們種不了田，顧不了家。解放軍，老是在戰場上把這些人解放出來的，想回家的打發盤川回家去，想立功的留在連隊裏，二天回去解放自己的家鄉，不讓反動派再拿繩子細別人。

何開泉，決意留在連隊裏。那時候，他也沒有懂得要立功，不過他想：打到家鄉去

了，自己能夠找個機會報仇。

記得大前年的四月，他正在田裏插秧，一條繩子把他捆進鄉公所，什麼道理也沒有說，他一面對着鄉長瞪眼睛，一面想：

「狗日的，你把老子抓去當砲灰哩，老子總有一天要回的，不給你點苦頭吃，老子不姓何！」

誰知道，一到東北就三年回不了家，苦頭沒給別人吃，自己倒只差沒有像狗一樣的給打死哩！

第二年冬天，老婆來信說：自從他給抓走了，家裏沒人做工夫，東家的田撥了佃。現在，除了有時織雙草鞋賣，雪雨天氣就拖着孩子上街去討飯。接信以後，何開泉額上那些青筋漲起了，條條都在跳動。他咬緊牙齒咒鄉長的娘。接着就整整兩夜沒睡着，挖盡心思想報仇。可是隔着家鄉幾千里，仇不知道要哪月哪日才能報。

部隊裏開了訴苦大會，後來他就編到了第五連。班裏的同志都是老戰士，處處熱心幫助他，教育他，他就彷彿在夢裏醒來了，以前不懂的東西現在懂得了，還知道仇人不止一個，只要有錢有勢的吸血鬼的國民黨反動派，統統都是他的仇人。他想翻身，就得誠心

誠意參加解放軍，才能報仇。他想：以後得咬緊牙齒做個好戰士，不要再去欺侮老百姓，天下窮人是一家，個個都像親兄弟，才會能夠報仇。

何開泉的腦子這樣想通了，說話做事可就大不同，他跟老鄉們搞得蠻好的，說話和氣又謙恭，使了的東西一定要送還原主，還得向老鄉們喊聲「謝謝」哩。

有時候，他也自動給老頭子、老太婆到地裏去打水。他在班裏從沒有偷懶，清早起身掃院子，掃廁所。他愛幫助有病的同志，倒屎、倒尿、洗衣服，樣樣都來。

放哨守衛，何開泉老是不遲一分鐘去接班，只有讓上班同志少站一刻的。無事時，他就拿出了新字本子來認字，把三大紀律、八項注意在肚子裏記得滾瓜爛熟。有時候還要想自己，幹的說的，看有沒有犯紀律。這樣，何開泉便大大地得到了班長和指導員的誇獎。

「你們瞧，何開泉多用功學習，現在快認識三百字了。每次開會都是他先到。」

他不大愛說話，做起事來心裏可有數。許多東西，他都是開會時聽來的，所以他很喜歡開會。身體有了毛病，也從不請假，只咬緊牙齒幹。只有一事在他心裏像長了個大疙瘩：那就是他還沒有加入組織，不能參加班裏的小組會。每逢班長和別的黨員去開小組

會，他就一定想：

「唔，我沒有加入組織裏。」

他一想到這件事，他就覺得自己有些丟臉，有時就像沒有母親樣的，很發慌。這時候，他就一定埋怨自己，做事不夠好。接着，他又一定埋怨國民黨，把他抓來當了三年兵。要不然，他想加入組織可用不着愁，誰都知道他的成份好，是貧農。

他想着：自己真的加入了組織的話，那末他的女孩子現在是「軍屬」，還得上街討飯麼？想到這些，他便會倒抽一口冷氣說：

「啊，我還差得遠哩，不是還有許多老戰士都沒爭得上做個黨員麼，還說我。」

有一天，他忽然記起了指導員的話：只要老老實實做事，給人民立功，不管什麼人，都可加入共產黨的。指導員的話，給他不少勇氣，幾個月來，怎樣也想不通的事情，現在想通了。他微笑，他快活，他那加入組織的機會有了，不用愁。

但是，不知怎的，等到班長他們開會回來時，他心裏那個疙瘩，一樣有。他覺得自己沒有這些黨員光榮，也就沒有他們那樣高興的樣子，笑容又在他的臉上消失了。

隊伍開進了關裏來，何開泉哪一次行軍，也沒有這回快活，他想着：報仇的機會到

了，立功的機會也到了。一路上，他都非常積極，幾千里路，他沒有掉過隊。同志們有的把腳走腫了，不用人說，他就給他們揹背包，揹槍枝。

隊伍趕到了唐山，唐山的敵人退走了，何開泉很高興。來到天津，上級還沒有把五連拉上火線，敵人又給兄弟部隊消滅了。最後到了北平，誰想到敵人又投了降，氣得何開泉亂蹬腳，以為自己再也沒有了立功的機會，一輩子加入不了組織。

「完了！完了！我只配在革命隊伍裏吃閒飯，立不了功，加不入組織，完了！」他恨自己命苦，永遠是個羣衆。

宣沙戰役，敵人退到了白雲山，團部給了五連的任務，奪取白雲山那個石碑。當指導員做了動員工作，戰士們大家繳上鋼筆、手錶，表示了自己的決心，何開泉什麼表示也沒有。排長問着他，他却說不出一句話來，紅起臉子，站了很久很久，才結裏結巴的說：

「看吧，打響了再看吧！」

可是攻擊剛剛開始，排長就看出他比誰都勇猛，射擊也很準確，老是直着腰子，走在前進的排頭。

當突擊排通過敵人用機槍封鎖的狹長地帶，這裏是什麼掩護的東西都沒有。何開泉的

左膀子上掛了彩，他沒下去。班長提醒他，他說這是石子碰傷的，沒關係。第二次帶花在腿上，他照樣沒有下去。

爭奪石牌右邊那個山頭的戰鬥開始了，敵人守在高高的岩石上，怎樣也衝不上去，攻擊受阻了。何開泉望了一下岩石，什麼猶豫也沒有，一手扳着柴草，一手在向上面拋手榴彈，等到他那兩袋手榴彈拋完了，敵人的防線也給突破了。他剛想衝上岩石，一顆子彈飛來，他的兩手攤開，身子便向岩石底下倒去，沒動了。

石牌右邊的山頭佔領了，敵人組織了兩個連的反衝鋒，血戰正在山頂上進行着。排長來到何開泉跟前，見他的子彈是穿過了喉管，留血很多，便叫一個戰士把他揹下山去。可是何開泉搖頭，硬不叫人揹。

接着，他用一手蒙住了頸子上那個冒氣的槍洞，睜開大眼，顫聲顫氣對着排長說：

「你讓我躺在這裏，上面打得兇哩，抽一個人來揹我，就小了一份火力，怎麼行？讓我躺在這裏！」

可是排長怎樣也不想丟下他這個好戰士，一定叫他下去，這個就硬不肯。最後，他用沾滿了污血的兩手抓緊排長的手說：

「你去吧，我只有一句話要告訴你，我是貧農，很想這回立功加入組織，現在傷太重了，恐怕立不了功，死了以後，請指導員追認我做個黨員吧！」

排長聽了他的話，全身都在發抖，他想找句什麼話去安慰他，可是找不出來，就站在那裏沒有走。何開泉生氣了，向他揮着手的喊：

「去！——你去！讓我躺在這裏！」

一九四九年八月寫於四十七軍

從武陵山脈到越城嶺

百十里外的高山青灰灰的，遠看去好像天邊屯積的雲彩。隊伍從吳公橋出發，老鄉們遠遠地指點着說：這便是有名的武陵山脈南段，由麻陽到芷江一定得走過最矮一處的駝板坡，上下也有三十里。但是同志們沒把高山當做一回事，大家有着一個信心：「爬高山，走小路，正是咱們共產黨員最好的考驗，怕啥？」

部隊裏有股看不見的力量在發條似的推動着，那便是「奔襲敵人，抓住敵人把他們消滅，再遲可沒有了立功的機會。」這力量在戰士們的思想起作用了一切，世界就沒有了任何困難——困難給壓碎到了腳底下。接着便不管山高水深，一齊揹着沉重的武器和糧食，只顧向敵人前進。

第八連是前衛連，自從接受這次光榮的任務以後，戰士們都興奮得腳跟像有些發癢，